

野菜淡淡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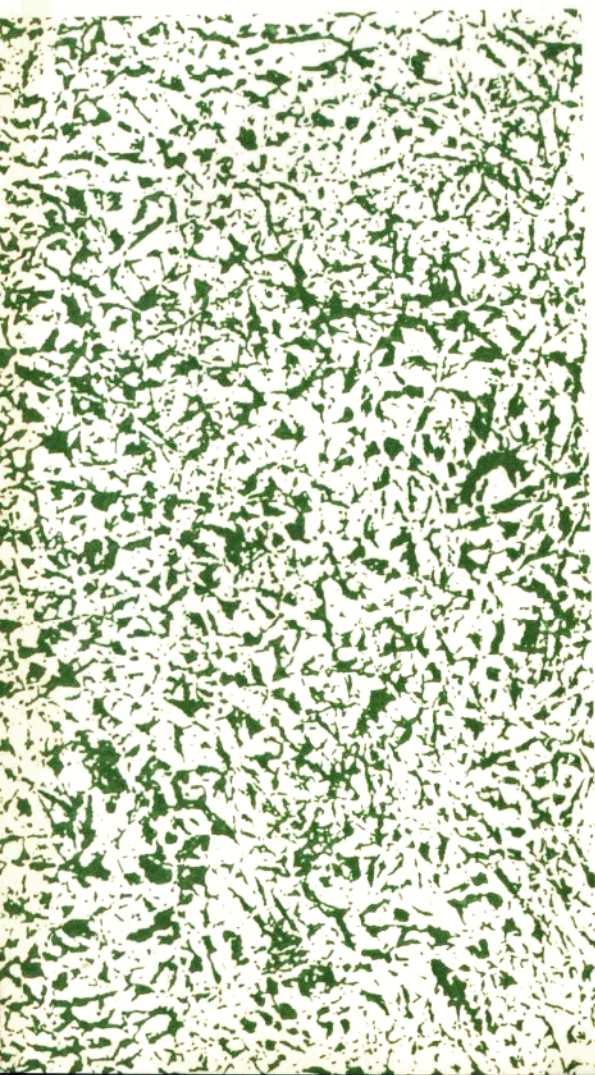
高春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野菜淡淡香

高春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艾保 冯怀勇
封面设计：彭 放
责任校对：晋存真

野菜淡淡香

高春林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联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98 千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67-1632-X 定价：9.20 元
I·429

春林中的野菜（代序）

李霁宇

春林嘱我写序。

说实话，我对春林知之甚少，他远在石屏，平日难得一见，他的作品我又读得少，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不为别的，冲他铁塔似的一个壮汉，一口纯正的石屏腔，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很哥们的样子，我喜欢这样的人。在这种人面前，不必装得深沉，摆一副架子，戴一个面具，活得小心翼翼，总之，跟他相处，不累。真真诚诚，朋友文友，这就够了。何况，我听说他还习过武，练过功，会看手相，有满肚子故事哩。

小说发展至今，连我这个写了几百万字的人，对小说是什么都感到茫然。文坛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种情绪下，我翻开了春林的小说集，迎面就是一个引人的书名——《野菜淡淡香》。

于是我就返璞归真，来到春林生活过的那些山区村镇和那些经年不褪色的岁月，同那些你不熟悉的山民相处。这是一个虽然落后、愚昧却又充满生机情趣的故土。

春林写人写事，从不故弄玄虚，也不编织针脚严密的故事，朴朴实实，自自然然。仿佛这些人就生活在身边，这些事就发生在身边。我从书名就明白春林的用心和旨趣。我自然不指望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题材，曲折跌宕的故事，花样翻新的技

巧，云遮雾障的字句。果然，他的这些小说，淡淡地透出一番别样滋味。

我们看看《石虎村人闲话》中的人物山麻鸡吧。山麻鸡的口头禅是“青庄憨憨，一日三餐；鹭鹭忙忙，饿断肝肠。”他很懒惰，土改时分的田地不去耕种，直到包产到户了，又把地包给人去干，他只满足干杂工得点现钱，捞点油水饱饱口福润润肠子，活得自自在在。他一辈子就这么过的。他看屋梁上的蜘蛛，竟想：“咳！这小东西真鬼，稳坐家中，自有活物上门寻死，让其饱餐，真是将才！帅才！”他抱定了“虽没发什么大财，吃好吃丑总还过得去”的人生哲学。别人在他的田里挣了两千多元，他也不眼红，却说“……那是在为我们干，我家将来评成份照样会是雇农，会分到斗争果实。”另一方面，山麻鸡为人不错，爱帮忙，懒是懒，人却善。一个颇为典型的山民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春林写他，笔墨宽厚，一点不刻薄，把他写得很憨厚可爱。读后让你慢慢品味这段多味人生。

也许春林本身就是这么看待生活的。所以他怀着爱心写八哥，很是幽默地写蛇趣，有滋有味地写捕鱼捉鸟，在他笔下，即使是落后人物，如：自药不自医的贾神医（《贾神医住院》）、爱占便宜的黄二狗（《黄二狗》）、拿鱼度日得过且过的鱼猫（《鱼猫》）、踩地看坟的姜先生（《太极图与五虎扑羊》）等，都写得让人同情。他的鞭笞总是善意的，他总是用一颗常人之心去善待平常之人。

春林说，他总想写生活中的真善美。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他倾力歌咏、深情系之的人物。那个一贯以武德为本的王老先生（《武师——王志平》）、迂腐执著的文士李翰儒（《文士——李翰儒》）、回乡务农的李兰芬（《山宝》）、护林保山的虎保（《虎保》）、网箱养鱼的孙团鱼（《沉进湖后的夕阳》）、追

逐新生活的“贼种”豆豆（《贼种》）、对爱情一生不渝的赛林冲（《血红的翡翠》）……春林力图表现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我想他不是标榜自己，他是真心的。

在春林的生活中神游一番，我仿佛认识了许多不曾谋面的人，他们或好或坏，或中不溜溜，他们是活生生的，不是生编硬造的人物。春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活风俗画。

这些画面，没有金戈铁马的厮杀，没有狂风骤雨的壮烈，也没有风花雪月的闲情，甚至没有时髦的工厂、企业、酒吧。我不能苛求春林，他只能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故土。

野菜淡淡香。如果你不是想在大荤大肉中一饱口福，不是想在生猛海鲜中寻求刺激，你就品味一下野菜的香味吧。于是我又翻开那篇《野菜淡淡香》来，面对满山满坡的野山药、山羊头、黄皮柴花、七头花、民国菜、松花粉、毛屎花、杉脑树根……你真地能领略别一番人生的滋味。

春林的小说都不长，有的可说是很短很短。也许我们可以从技巧上挑剔许多不足，从手法上挑剔它的陈旧，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野菜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叫百菜百味，谁也不能取代谁，何况这是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呢。小说亦是，传统的现代的，严肃的通俗的，精巧的朴拙的，这个主义那个流派的，都是小说。小说的界定被人搞得云里雾里的当下，似乎我们应回到小说最初始的本原：描绘生活。

春林到复旦大学进修过一年半，不知他学了什么，也不知教师是如何界定小说的，但，我想，他一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小说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理论家规范出来的，它是从生活中自自然然地生长出来的——就像春天林子里的野菜。这个最简单的命题也许因为它是如此简单而让人惊讶莫名。

春林的童年家境很苦，少年时父亲去世，他当过知青，干

过矿工，受过四次工伤。他看的书杂，兴趣广泛，挑柴拿鱼在行，而且真的八岁就习武，真的会看手相。云南石屏是个文化名邦，云南古文化的三大文化圈之一，就在建水石屏一带。我以前多次去过石屏，那小小的县城有一种颇为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氛围。于是我们明白在这方乡土中长出的有着淡淡幽香的野菜是什么模样和风味了。它缺少的是独到而得法的烹调。

春林属兔。野菜是属于他的。

有幸品尝野菜的人应当感谢那一片生长野菜的春林。

目 录

野菜淡淡香	(1)
走	(5)
接班	(8)
长寿和八哥	(10)
童心	(15)
明天，不要上班了	(17)
贼种	(19)
起舞弄倩影	(30)
沉进湖后的夕阳	(32)
玉香	(46)
人不可貌相	(49)
文士 武师	(51)
鱼猫	(68)
老娘的眼睛	(75)
血红的翡翠	(76)
石虎村人闲话	(90)
攀龙	(106)
贾神医住院	(109)
太极图与五虎扑羊	(113)
栽秧花	(122)
蛇趣三题	(126)
癞龙	(133)

玉蛋叔·····	(138)
财旺叔·····	(141)
山中好汉·····	(143)
老树新芽·····	(147)
野猪和猴子·····	(152)
妈妈·····	(155)
暖心的火·····	(157)
早谈·····	(159)
松花·····	(162)
花花·····	(175)
水晶星·····	(181)
龙凤玉帐钩·····	(193)
后 记·····	(264)

野菜淡淡香

谨以此题献给我深情怀念的乡亲们

——题记

那年，上前栽的秧长到谷子刚刚嫩黄，突然间核桃大的冰雹自天而降，那田里的谷子全被打入泥土，稻草乱糟糟盖满田，比打谷机打过的还要干净；未抽穗的那些稀稀疏疏结了几颗，总饱不起来，地里手膀子粗的玉米树被打弯打断，绿色的叶子撕成细条条一飞一飞。满田满地老人们抓着一把把乱草哭呀，女人们扶着苞谷树骂，男人们也弹下了英雄泪。来年怎么过呀，这老天真他妈混。秋收后，全劳力分得九十六斤半米谷。我一百三十斤的体重，平均每天0.263斤米煮的稀饭下肚。我只好下定决心拜康熙皇帝的十太子为师练外饿功。此功属内功之一种，练得好可以数月不进粒米，靠表皮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供给躯体养分。我只好不出工，整天躺在床上苦练，入静起来不管队长会计发火生气。想不到饿魔经常走火急攻心肝五脏，清口水流到床前成一滩。

队长急社员之所急，想社员之所想，给我记一百工分替他写个灾情报告，众社员按上手印交大队革委主任盖上又圆又大的红印又上呈公社革委。

再说我练了两月饿功，收效甚快，身体变得“精悍小巧”，胜过“土行孙”；性情温和宽厚，苍蝇到脸上作爱也能忍受。

这时国家的五千斤救济粮批下来了。全队七百二十一人集中大庙评议，吵闹了三天，我评得二十斤。话得说回来，这是队长的决定。理由之一，报告出自我之手，由于妙笔生花，写得真切、恳切、悲切，救济粮才来得这么快。第二，我是知青没底子，理应照顾。谁知三十五岁的光棍汉朱广发把衣一掀，拍打着黑皮包着的瘦胸骨大声抗议：“他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吃啥东西不能填肚子？工不出，为啥要多分？儿多母苦的竹青家，老人多病的玉秀家反倒评那点点，我想不通！”

他一炮打响，不少社员也跟着轰起来。谁想到我当时的脸皮比三寸的钢板还厚，炮弹飞来只微微一红，就马上变得灰白，冷冷地丢过一句话：“你风格高我清楚，高到连婆娘都不讨就有点出格了，我当然不能跟你比！”

他把衣裳一摔冲过来，又细又凸的胸骨在黑皮下一滑一滑，猴脸变成紫猪肝，两只干巴巴的细爪捏成两小个铁称砣，踮起脚骂起来：“你他妈知书不知礼，文章作在裤裆底，你算啥知识青年，简直是文盲不如的畜牲！”

“你敢骂人！”

“老子就骂你这吃屎青年！”

“你……”我被队长劝出了大庙，回家闷着气练“气功”和“饿功”，从此恨死了这光棍。

最后评定我得了十斤！当然还是特殊照顾，知恩不报非君子，爹亲娘亲不如队长亲，我还得去出出工混几个工分，给队长压压嘴舌。不知是队长有意还是怎么着，我和广发同分在烧地组。一个人每天的任务是五十个榨把。我只垒起十个堆，用锄脑把土堡敲细在榨把上，就已精疲力尽，肚子又提起意见。老天，到完成任务还有四十个堆要垒要敲才能放火。没办法，我只有一个劲的喝水，但是总抗不住饿，冷汗直冒。我实在抵

抗不住了，干脆躺在地头望着游动的白云痴想，要是它们变成一堆堆麦面该多好，我一气准要吃他妈二十个馒头。

“来，老表，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广发把一根冒着热气的黑不溜秋树根递给我。我瞟了他一眼没接树根，心想，这家伙肯定在捉弄我，这树根咋能吃！有这样好的心就不会提议扣我的救济粮。

“这杉脑树根烧熟后糯得很，你吃点瞧瞧，我不哄你。伙子人家甭记气，比我们困难的人家多的是！竹青家已经十多日只吃点山茅野菜了。”他叹了口气把那树根塞在我手里说：“趁热吃。”

我盛情难却，肚子实在又饿，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咬了一口。噢！真还又香又糯，这味道我敢说比蒙自年糕好十倍，这难道就是饥饿好吃了吗？他见我吃得有味，脸上泛起了笑，说道：“你们城里我去过，尽是房子尽是人，要是国家不供应粮食就只能喝西北风，不像我们山头上满山都是吃的：野山药、山羊头、黄皮柴花、七头花、民国菜、松花粉、毛屎花、杉脑树根……等收工后我教你找，包你饿不着。”他数了一大串可以充饥的东西，显得很得意。我猫吃酸菜没办法，只苦笑了笑。

“你还练武术？”

“没练，我在练饿功。”

“这饿功可不能练，不管啥，总要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计，明年才会有饭吃。呃！我说你应该向我学习，练练这肚子功，装啥进去都能消化！”

他敲着比胸膛高出一大截的肚子说：“我这肚里道道多，吃硬的就到硬肠，吃软的就到软肠，吃热的就到热肠，吃冷的就到冷肠，就是吃砢石头进去里面也有化石丹。你行吗？从今天起跟我练练肚子里的道道功倒是正经事。”他敲着肚皮大笑。

起来，笑得我直淌眼泪。

“你为啥不讨老婆？”我一问把广发的小脸给问僵了。他呆呆地望着坡下的干田不答理我。过了一会，所问非所答地对我说：“过几天跟我们到大冷山国有林伐木去吧！国家一天补助一斤米。我们一个月交队上六十元钱。记三百个工分，自己混了肚子，寨里又有钱买黑市粮来混着肚子，干着队上的活计，明年才能过。”

我默默点了点头。

干一天下来，我脚瘫手软，可是广发还哼着小调：

“上埂坡来下埂坡，坡上坡下橄榄多。

吃个橄榄喝口水，嘴里回甜妹想哥。

想得阿哥心烦乱，提起斧子走出窝。

对着月亮砍几斧，劈开冷宫见嫦娥。”

他这自编的小调听来欢乐，其间又沁透着苦涩、哀怨和向往。我想，这歌词里面一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吧，真不好问。

走

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肩上一百斤的担子变成了一座山、两座山，压得我的双脚像被抽了筋，灌了铅，肩膀又辣又疼。我尽量换来换去，越换越耐不住。脖子朝前伸，咬牙、闭眼。汗水一个劲直冒，并非热的，冰冷冰冷，迈出一步比登一座山还难。对！是走乏了。我从来没挑着这样重的担子走过这样长的路程——五十公里。终于离寨子只有十公里了，可是这十公里比一千里更长。我不想动了，想放下担子躺在路边睡他妈三天三夜。不！永远也不想再爬起来。

“走，慢慢走。”汉文陪着我。

太阳离西山顶只有丈把高，红红的，山变得金黄金黄。我在想，挑起担子从华宁县城出发的时候太阳还没冒头，脚手还有些僵。慢慢地太阳辣起来了，我浑身冒热汗，气也越喘越粗，步子越迈越慢，可是没挑担子的太阳比我走得还慢，总不见动，不知不觉它却要睡觉去了。我的力气也像夕阳的光变得弱了。

本来，汉文劝我挑八十斤算了，路远着呢。俗话说，一肩轻，二肩重，三肩四肩挑不动。我笑了笑，我在家时挑牛屎粪可是一担不下一百公斤，再说你都能挑一百我就不能！这百把斤算啥毛毛虫。谁知，嘴强体不硬，我的功力实在没练到家，公鸡屎粪头截硬。三十人的队伍，只剩下汉文和我做伴了。

“汉文，你先走。我头重脚也重，要歇一会。”我不想再拖

他的后腿。

“不能歇，更不能睡，一睡下你就爬不起来了。慢慢走，只有八公里路，我等着你。”汉文很有耐心。

“屁股落地，三分力气，我只歇歇。”

“你是走乏了，我看得出。人走乏了以后就不能歇。”我又一步一步朝前走。太阳离西山顶只有五尺高了，圆圆的，红红的，它不再会撒出金针刺我的眼，它边上的云五颜六色，美极了。这是织女的杰作吗？她手里的梭肯定在不停地穿来穿去，就织出这些彩云。我想，如果她的梭一停，彩云就消失干净。我把牙咬得更紧了。啊！肩上的担子，天上的彩云，穿来穿去的梭，我可是不想走了。

“老九，只四公里了。你瞧，那是龙潭坡头，翻过去就到家。”汉文又鼓励我。他读过农中，当过民办教师。在村里可算第一才子，他的简谱很熟，样板戏可以一本本唱通，而且还真有点字正腔圆呢！

“我真的走不动了！”

“不行，你真的不能歇，我有经验，不哄你。”

太阳只有一半露在西山顶上。山模糊起来，我的眼模糊起来，大脑也模糊起来：我在干什么？做梦！不对。我在走，挑着一百斤煤炭灰走。要把这些灰搅拌在大肥料塘里，那里肥料才能发酵腐烂，小秧长得好粮食就丰收。这就是我这次走的目的。

一瞬间，太阳没了。天昏暗下来，我的心也昏暗起来，脚一软，两篮子煤灰砰地落在地上，我歪歪地倒在路边。汉文赶紧放下担子，一把拉起我来莫名其妙地骂道：“你算什么汉子！走！挑起来走！只有三公里半了，天都要亮了，你莫还屙泡屎在床上。”他一反常态，两眼瞪着我，然后把担子抬上我的肩，

我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起来。

“教你说这个时候不能歇，一歇你就爬不起来。我讲不清道理，但是老辈子人的经验。”

“经验，什么鬼经验！”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眼下我不准你歇。我阿爷讲，过去有个和他们走西头的，就像你今天，最后落了伍，瘫睡在草皮上，最后被豺狗撕吃了。”

“我又不是三岁小娃，甭骇我！就是老虎出来我也不怕，你走你的，我不拖累你！”

“走就走！要死要活由你，稀屎狗！”他一声骂，飞一样跑了。

天黑定了。真怪，一旦他真的离开了我，我倒实在不敢歇下来。一阵风吹过，路边的小树林又晃又响，远处不知什么东西阴森森地叫了几声，我的汗毛一下全站了起来，惊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反倒来了些劲。但只是暂时的，走不了几步又没劲了，身子骨全散了，心正扑通扑通乱跳。这一次，我反倒不怕了，想歇下。

“我来挑！”

这一声骇了我一跳。原来汉文站在路边，他接过我的担子说：“跟着我走，空手还是不能歇！”

我肩上没了担子，反倒觉得一飘一飘，不像在走。飘了一段，汉文又把担子给我挑上，他挑上自己的跑一段，又跑回来帮我挑。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精神？他的劲又从哪生出来？！这最后十公里路，我俩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夜里十一点，村里的狗汪汪叫起来迎接我们，天上的月亮像个大半圆，撒下了淡黄的柔辉。

接 班

爸爸，我是你的儿子王小勇，现在正站在位于高山顶上青松林里的你的墓前。爸爸，你和安息在你左右的几位叔叔，都是为了开发煤矿而牺牲的。从刚懂事的时候起，我一天也没有把你们忘记。

爸爸，我现在开始给你和几位叔叔的墓上土。哦，在你的墓旁，长出了一棵开着白色小花的橄榄树。爸爸，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你很喜欢带我到山上去，摘橄榄采野花给我玩。有一次，我拿着橄榄花对你说：“爸爸，橄榄花没得山茶花好看！”你拍拍我的肩，慈爱地说：“小勇啊，山茶花虽然艳红娇媚，却是只开花不结果：橄榄花虽然开得细小不惹眼，但它结出的果实能给人解渴，治病。就像我们煤矿工人，外表黑不溜秋，在地层深处默默地劳动，但我们挖出的‘太阳石’，却给人带来了光和热，这不也是很好吗？”爸爸，你十年前说的这些话，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

爸爸，“今天我们矿虽然落后，但只要努力劳动，我们手中的钎子就会换来割煤机、电机车、大绞车……”这是你生前常对那些不安心煤矿工作的叔叔说的话，那些叔叔后来又告诉了我。啊，爸爸，你瞧，我们的矿山今天已经变了样，大绞车正在欢快地歌唱，电机车正日夜不停地从地下把“太阳石”运出来……

“那次突然发生了冒顶事故，你的爸爸，我们的好队长，